

“X里X气” 构式研究

高 明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3年2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3年3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3年3月24日

摘 要

“X里X气”这一构式出现已久, 当今在网络中也被频繁使用。在发展过程中, 该构式的语义语用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语料数据表明, 以往出现的“X里X气”中变项X多为形容词性成分, 而网络用语的新用法中名词性成分增多, 但构式整体依然具有谓词性特征, 具有描述义。网络环境下的新产生的“X里X气”, 常项部分固化程度更高, 能产性也更强。“X里X气”的产生发展与语言的类推机制密切相关。“X里X气”成为当今的网络流行语, 是受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及大众求异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构式, 构式义, 类推, 流行语

Analysis of the “X Li (里) X Qi (气)” Construction

Ming Gao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Feb. 16th, 2023; accepted: Mar. 14th, 2023; published: Mar. 24th, 2023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X Li (里) X Qi (气)” has appeared for a long time, and it is also frequently used in the network today.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have undergone some changes. The corpus data shows that the variable X in “X Li (里) X Qi (气)” is mostly adjectival, while the new usage of network language has more nominal elements, but the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still has predicative features and descriptive meaning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new “X Li (里) X Qi (气)” has a higher degree of solidification of the constant part and stronger productivity.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X Li (里) X Qi (气)”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alogy mechanism of language. “X Li (里) X Qi (气)” has become a popular network phras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language and the public’s psychology of seeking differences.

Keywords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Semantics, Analogy, Buzzword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Goldberg (1995) [1]对构式所下的定义为: 当且仅当 C 作为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Fi, Si>, Fi 的某些方面或 Si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从已经确立的构式中精确地推导出来时, C 就是一个构式。也就是说, 构式的整体意义不是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整合。

对于“X 里 X 气”这一格式而言, 整体结构所表达的语义和语用功能等方面都不能从其构成要素“X”“里”“气”精确推导出来, “X 里 X 气”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两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 整体具有独特的构式义。可以看出该结构具有不可预测性。其中的变项 X 部分可以由不同词性的词承担, 且在新产生的网络用语中, 可以进入 X 的成分增多, 说明此结构 also 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其中的常项部分“里”和“气”的用法与常规用法也有所不同, 在语言发展中也呈现出了固化的趋势, X 这一变量成分与构式义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将其看作一个构式。

2. “X 里 X 气”要素分析

该构式是由常项“里”“气”和变项 X 所组成, 所以首先对这两个组成该构式的要素进行分别探讨。

2.1. 常项部分“里”“气”分析

现代汉语的“里”常用作方位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2]中“里”有关方位的义项解释为“里面; 内部, (跟‘外’相对)”。 “X 里 X 气”中的“里”不具备方位词的含义, 且位于“里”前的 X 也不能用来表示方位参照, 所以此构式中的“里”并不是方位词。刘叔新(1996) [3]认为“A 里 AB”式词语和其基式 AB 表义大体相当,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 所以“A 里 AB”是 AB 的构形法变体。“里”起到衬音的作用, 同时也是为了补偿重叠后 B 的不出现,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四字结构。我们认为“X 里 X 气”中的“里”同样是起到构形的作用, 本身并不负载实在的意义, 所以此构式中的“里”已然虚化。

“气”这个字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有 15 个义项, 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常见的是表示气体和表示人的精神状态这两种含义。在普通话中“气”可以当作词缀来使用, 一般是加在其他语素后构成一个合成词, 使用频率非常高, 如“脾气”“灵气”“义气”“小家子气”。“气”也常在方言中的出现, 丁崇明(2005) [4]总结了“气”在昆明方言中的用法, 其中作为类词缀的用法和普通话中相同, 此外还可以作为语气词出现, 主要的用法是放在形容词后表达一定的程度义。除此之外, “气”可以作为词缀组成四字词语, 如“憋里憋气”“土里土气”等。在“X 里 X 气”构式中的“气”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可以和其前的 X 组成合成词, 如“傻里傻气”中的“傻气”。另一种是作为构形语素存在, 和其前成分并无结构或意义上的关系, 如“鬼里鬼气”。

2.2. 变项 X 的分析

以上分析得知“X 里 X 气”的常项部分并不承载实在的意义，决定了整个构式的具体意义和语用意义为变项 X，所以对 X 进行描写分析至关重要。本文语料以 BCC 和 CCL 语料库为主要来源，辅之以微博语料。

经查，BCC 语料库和 CCL 语料库中共有“X 里 X 气”485 例，其中可以进入构式“X 里 X 气”的 X 有形容词、名词、区别词、动词、数词五种词性，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types of X in the BCC and CCL corpora
表 1. BCC 与 CCL 语料库 X 类型统计表

X 的类型	X 的具体内容	例句数量(例)
形容词	贱、细、脏、乖、阴、疯、歪、野、嗲、憨、贫、俗、邪、呆、妖、娇、虚、傻、古、老、怪、凶、小、粗、假、贼、蠢、骚、酸、傲、恶、秀、神、土、笨、媚、痞、洋、流	376
名词	娘、话、鹅、屁、贼、奶、浪宝瓮、狗、鬼、匪、猴、乡、瓮、官、苕、虎、楞	62
区别词	女	43
动词	吐、死、颠	6
数词	二、十	2

除了语料库中检索到的以上五种类型以外，当今网络环境中还存在 X 为语素和字母词的情况，下文对可以进入变项 X 位置的成分进行分类描述。

2.2.1. X 为形容词

- (1)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从他肿大的眼泡里流出来。(《童年》)
- (2) 没想到周炳连一句中听的话都没有，甚至连一句同情、安慰的话都没有，只是傻头傻脑地、笨里笨气地说：“不要紧，她们不救济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会起来没收她们的身家财产，自己救济自己！”(欧阳山《苦斗》)

例(1)中出现的“粗里粗气”是对于“母亲”自言自语状态的描述。例(2)中的“笨里笨气”是用来形容“周炳”说话时的状态是笨笨的。

2.2.2. X 为名词

- (3) 他爬上去之后躲在屋角，借着里面透出来的灯火拼命想往里面看清楚，顺便也听听这群鬼里鬼气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沈亚《侠龙戏凤》)
- (4) 有几位小姐叫何守仁拿眼睛贼里贼气地望过，觉得很不舒服，就在私下里议论他的为人。(欧阳山《三家巷》)

X 为名词时，该构式所表达的含义是指描述对象在某些方面和 X 具有相似之处。例(3)中的“鬼里鬼气”是形容“这群人”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状态，他们在行事风格上和“鬼魂”有相似之处。例(4)中的“贼里贼气”是指“何守仁”看他人时，眼神中的不怀好意、见不得光的状态和“贼”具有相似之处。

2.2.3. X 为区别词

- (5) 她便表示乐意见面，还说她就欣赏北方男人的豪爽大度而又文明达理，具有男人味儿，哪像这些南方的小男人女里女气的还满肚子坏水。(常温《桑拿小姐》)

(6) 屋里到处都是些女里女气的布料和织物——奇特的窗帘，散垂下来的坠着流苏的披肩，博物馆风格的壁布。(保罗·福塞尔《格调》)

语料库中检索到能够进入变项 X 的区别词仅有“女”字。一般用“女里女气”来表示描述的对象在某些方面具有女性的特征。

2.2.4. X 为动词

(7) 寂静中，李燃听到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响了起来，这死里死气的声音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方娥真《这一生的剑愁》)

(8) 玄月则怒着一肚子的气，只觉这老家伙碍手碍脚，自是对他没好气，但又不好明里发作，便只得说话吐里吐气：“我也没来过，也不知道！”(无极《生死决》)

例(7)中的 X 由动词“死”来充当，《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对于动词词性的“死”的解释为“(生物)失去生命(跟“生、活相对”)”。这里是用来形容声音仿佛失去生命一般没有生机活力的状态。例(8)中的“吐里吐气”用法很少，只搜索到此一条语料。结合语境可发现，该词是形容说话没好气、不客气。

2.2.5. X 为数词

(9) 玉山瞪起眼，警惕地瞅着这位中年农民，他一身不土不洋的装束，头发比城里人还留得长，说话二里二气，是不是在耍笑他老汉？(陈忠实《失重》)

(10) 喜的当然是因为裴毅轩又同到裴园了，而惊的却是为了纯雅的改变，以往十里十气的乡下土包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爽朗大方的俏女郎。(古灵《脱线小女佣》)

以上例句中 X 虽为数词，但是其运用时还是充当谓词来使用的。例(9)中“二里二气”的“二”意为“傻”，相当于形容词。例(10)中的“十”同理。

2.2.6. X 为语素

当下新产生的一些“X 里 X 气”与传统用法中的“X 里 X 气”有一定差异，其进入变项 X 的成分也可以是语素。例如：

(11) 科技创新已融入合肥的发展血脉，现如今，“科里科气”引领合肥在创新赛道上狂飙突进、奔腾向前。(《合肥晚报》)

上例中“科里科气”中的“科”是指“科技”。

2.2.7. X 为字母词

在网络用语中，X 也可以是字母词。例如：

(12) 你是怎么做到看上去 A 里 A 气，实际上憨里憨气的啊。(新浪微博)

(13) 为什么男生穿搭博主推荐的毛衣都 gay 里 gay 气的？(新浪微博)

例(12)中的“A”在网络用语中，用来形容一个人攻气十足，气场很强。例(13)中“gay”是“同性恋者”的英文单词，“gay 里 gay 气”用来形容缺少阳刚之气。

总体而言，从 X 的音节形式上看，X 都由单音节成分构成，由此组成了 2 + 2 的韵律结构。从 X 的类型看，书面语中 X 为词形容所占比例最高。但是据观察，在新产生的网络流行语中，可以进入变项 X 的多为名词性成分。

3. “X 里 X 气”整体特点及分布情况

3.1. “X 里 X 气”整体特点

3.1.1. 整合度较高

该构式的整合度和凝固性较高，两个韵律结构之间的粘合程度也比较高，所以中间不能停顿或插入其他成分，也不能省略其中的成分。如不存在“傻里、傻气”“傻里又傻气”“傻傻气”等的说法。

3.1.2. 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X 里 X 气”本身具有一定的程度义，所以不能和表示程度的副词共现。例如：

(14) 她还专门开过课，向克里姆林宫中那些土里土气的新贵们讲授社交礼节，揭示上流社会的交际秘密。(《斯大林肃反秘史》)

上例中的“土里土气”作定语修饰“新贵们”，这里的“土里土气”所表示的含义比“土”的程度高。所以不能使用“很土里土气”“非常土里土气”等表达形式。

3.2. “X 里 X 气”的分布

3.2.1. “X 里 X 气”作谓语

“X 里 X 气”在句中处在谓语位置的情况很多，语法功能和谓语基本上类似。例如：

(15) 裘德痛苦地说：“她本意还是好的，不过她这会儿粗里粗气、怪里怪气就是啦。”(哈代《无名的裘德》)

(16) 他说他马上要过来，那个傻瓜真有点疯里疯气！(琼瑶《失火的天堂》)

例(15)中的“粗里粗气”形容的是“她”的状态。例(16)中的“疯里疯气”是用来形容“他”的特征。他们都是在句中充当谓语的句法成分。

该句式整体语法功能和状态形容词类似，含有一定程度义，所以其前不能加“很”“十分”等表示程度的词，其后可以加状态形容词后缀“的”。例如：

(17) 她马上就说：“怎么还是小屁孩一个，还是颠里颠气的。”(BCC 语料库/多领域/微博)

3.2.2. “X 里 X 气”作定语

(18) 一次，老班长带着徐洪刚和几名新兵外出办事，路见两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欺负一个老大爷，老班长领着大家制止了这种行为。(1994 年报刊精选)

(19) 他笑了笑，不怀好意的说：“想不到我这个傻里傻气的妹妹，居然钓到一个金龟婿，哈！”(简璎《悍将情人》)

上两例中“流里流气”“傻里傻气”分别作定语修饰后面的“小青年”和“妹妹”。在检索到的语料中，“X 里 X 气”作定语的情况占绝大多数。

3.2.3. “X 里 X 气”作状语

(20) 刘禅吃惊地睁开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对，对，正是郤正教我的。”(《中华上下五千年》)

(21) 王婶的筐子破了，鸡鸭螃蟹爬了一地，有人掩袖偷笑，有孩童拍手咕啾叫，还有地痞流氓，嘴边歪里歪气沾了个广东小调。(温瑞安《江山如画》)

例(20)中“傻里傻气”是对动作“望”状态的描述。例(21)用“歪里歪气”描述小调沾在嘴边的状态。

3.2.4. “X 里 X 气” 单独作小句

(22) 道静不喜欢他这样打扮, 老里老气, 不像个青年人。(杨沫《青春之歌》)

(23) “看你这二虎, 人家不要的, 你们捡回来。真是寿星老的脑袋, 宝贝疙瘩。” 傻里傻气。(周立波《暴风骤雨》)

例(22)中“老里老气”语义指向“他”的打扮。例(23)“傻里傻气”语义指向前面这句话, 是对这句话的总结并作进一步评价。

4. “X 里 X 气” 语义及语用分析

4.1. 语义分析

“X 里 X 气”具有“说话人认为被描述对象具有 X 所表示的特征”及“说话者认为被描述对象与 X 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的构式义。之所以将构式义解读为两种, 是因为在该构式发展过程中, 根据其出现的语境的变化, 其语义也出现不同的解读。

4.1.1. 传统“X 里 X 气”的语义

“X 里 X 气”这一结构出现已久, 陈昌来(2012) [5]将“……里……气”这一格式归入类固定短语范畴中, 并列了“傻里傻气”“土里土气”两个例子。我们认为此一类“X 里 X 气”的含义较为固定, 表达说话人认为被描述对象具有 X 的特征, 意义与 X 基本相同,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傻里傻气”底层意义即为“傻”, 只是与“傻”在语用方面具有不同的效果, “土里土气”同理。

4.1.2. 新兴“X 里 X 气”的语义

随着语言的发展, 网络用语中 X 为名词性成分的情况增多, “X 里 X 气”的构式义有所发展, 含有“说话人认为被描述对象与 X 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的意义。比如, 微博热搜词条中曾出现“米里米气”, 其含义为米饭被摆成了鸡腿的形状, 网友评价道: “这鸡腿米里米气的”。饰演影视剧《雪中悍刀行》男主人公的演员, 此前曾饰演过题材类似的影视剧《庆余年》, 所以观众们使用“庆里庆气”来评价这部剧, 以此表达认为两部剧相似的主观评价。

4.2. 语用分析

4.2.1. 主观性

该构式使用的语境一般都是说话人主观认为某人或某物具有“X 里 X 气”的特征, 所以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沈家煊(2002) [6]归纳了主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说话人的情感、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的认识。这里“X 里 X 气”主要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例如:

(24) 我看见她的先生, 是一位有了一大把年纪的高个子男人, 说话满口天津土腔, 粗里粗气, 和她在学校时候所交的一些演话剧的男朋友们, 一点也不相同, 我实在想不通她怎么会嫁了个如此人物。(文学作品)

例(24)里的“粗里粗气”是说话者对于话题中这个男人口音的描述, 结合语境可以发现, 说话人先入为主地将之前的男朋友这个男人作比较后, 觉得这个男人和“她”做男女朋友并不合适, 所以对“男人”的描述失去了一定的客观性。

4.2.2. 感情色彩

基于语料分析我们发现, 该构式具有贬义色彩的情况占绝大部分比重, 也就是说在这个构式框架的压制下, 语用色彩大多数呈现出说话人对某人或某事的不满或者贬低的眼光。例如:

(25) 一连几天都没见到, 萧遥天天带着小花伞上学, 班上同学都笑他“女里女气”。(郁秀《花季雨季》)

还有一些“X里X气”表达的是中性的语义色彩。例如：

(26) 身体魁梧，比周炳还要高半个头，还要粗壮许多的海员李恩伸出他的葵扇般的大手，粗里粗气地说：“那么，你参加革命，第一是为了什么？”（欧阳山《三家巷》）

例(26)里的“粗里粗气”并不是在贬低被描述的对象，只是将人物说话时的状态不加入感情色彩地描写出来。

5. “X里X气”构式成因及其流行原因

5.1. 构式成因

探究“X里X气”构式产生的原因，首先要分析它形式本身产生的理据及根源。通过搜集整理语料发现，有一类词语很值得关注——“A里AB”式词语。“X里X气”和“A里AB”类词语中在形式上部分相同。李国慧(2013) [7]认为可以进入“A里AB”的形容词并不多，并将他们分为三类，其中第三类即“AB”为“A气”的情况，如“老气”“娇气”“流气”。这三个词进入该格式后分别是“老里老气”“娇里娇气”和“流里流气”，与“X里X气”形式上和意义表达上都相同，所以我们认为此类的“X里X气”是“A里AB”下的一个次范畴。

因为所有的“A里AB”式词语都可以转化成其基词“AB”，但是其次范畴“X里X气”并不是都能够转化为“X气”，所以我们认为“X里X气”内部成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X气”本身可以单独运用的情况，如“土里土气”“傻里傻气”“俗里俗气”可以简化为“土气”“傻气”“俗气”，我们将其记作“X里X气¹”；另一类则是其中的“X气”无法独立运用的情况，我们将这种“X里X气”记作“X里X气²”，如“女里女气”中的“女气”、“死里死气”中的“死气”，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并没有“女气”“死气”的用法。由此我们认为，“X里X气²”是由“X里X气¹”经过类推作用形成的，即将“X里X气¹”的“气”逐渐词缀化和固定化，使之成为一个可以嵌套的框式结构。

5.2. 构式的新发展

现代社会的网络用语里人们运用类推创造新的“X里X气”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而这种新用法产生的机制也是类推作用。但网络用语中普遍使用的“X里X气”与上文所提到的产生“X里X气²”的类推路径有所不同，他们是使用者基于“X里X气¹”和“X里X气²”进一步类推而产生，也就是在“X里X气”框架。能产性进一步增强，使用上也与传统用法产生了一定的偏离，进入该构式X大多为名词性成分，使用上也更加自由。例如：

(27) 将猫和狗放在一起久了，猫会变的狗里狗气的，也学会乱叼东西。（新浪微博）

(28) 跟随着它，我们走进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追寻来自最美侗乡的交通安全特色“湘”音，感受着“侗里侗气”的文明交通安全氛围。（新浪微博）

例(27)中的“狗里狗气”中的“狗”仅用来表示“狗”这种动物。一般来说，“乱叼东西”是狗这种动物的典型动作习惯，而非猫的。此句中使用“狗里狗气”，目的是用来形容“猫”在某些方面具有了“狗”这种动物的特征。例(28)的“侗里侗气”的使用语境是“交通安全氛围”具有湖南侗乡的当地特色，比如用“鸣锣喊巷”的方式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将交通安全融入侗族大歌等。

5.3. 流行原因

上文总结了该构式的成因以及作为流行语的使用情况，而对于它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语以及它的变

项 X 部分可替换范围越来越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因素。现代社会网络和科技的成分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比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于语言交流快捷便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驱使下,人们语言表达方式在发生改变,很多网络热词的出现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语言使用者将含有“被描述对象具有 X 的特征或在某些方面和 X 具有相似之处”这样的意义用“X 里 X 气”这种四字词语表达出来。使用更简洁和更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本较为复杂的语言或者情感,这样的形式更容易复制与传播,也更容易产生共鸣。同时,这种表达的流行也与人们的求异心理密切相关,平淡却快节奏的生活中,大众在网络语言表达上更倾向于寻求生动有趣的表达形式,所以“X 里 X 气”可以在网络及社会中不断使用与更新。

6. 结语

本文在对语料的观察统计下,分析了“X 里 X 气”构式内部要素的情况。变项部分 X 可以为形容词、名词、区别词、动词、数词这五类,其中形容词占比最高,这与构式整体所表达的意义有关。而近来网络用语中新出现的一些“X 里 X 气”是在“X 里 X 气¹”及“X 里 X 气²”上进一步类推产生的。其中变项 X 基本为名词性成分,但是构式本身依旧具有谓词性特征,在句中也基本作谓语和定语。而该构式本身语义色彩多呈现为贬义,但是在网络环境的发展中,新产生的很多“X 里 X 气”已经具有中性意义,甚至增加了轻松幽默的语气。该构式随着社会发展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X 里 X 气”构式中的标记“里”和“气”更加固化以及虚化,构式义也更加明确,以至于有更多成分可以进入该构式变项中,能产性进一步增强,使用语境也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3] 刘叔新. 轻声“里”属什么单位的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6(1): 83-93.
- [4] 丁崇明. 昆明方言的“气”[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2(3): 148-150.
- [5] 陈昌来. 现代汉语类固定短语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 [6]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4): 268-275+320.
- [7] 李国慧. “A 里 AB”格式结构、功能研究[J]. 语文教学通讯·D 刊(学术刊), 2013(9): 74-75.